

「行政與教學革新研討會」的回響

社論專載

十月二十二日本校舉行了本學年度的「行政與教學革新研討會」，會中張創辦人提出了：「本校第四波開始的三化目標，必須從移民者（immigrants）的思考模式或行為轉化為原生者（natives）的思考模式與行為。移民者與原生者兩者間最大的差距，在國際化上是文化衝擊（culture shock），在資訊化上是數位鴻溝（digital divide），在未來化上是未來衝擊（future shock）。」

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多面向思考觀念，拜讀之餘，我願再提出一些個人心得，或可作進一步的詮釋與引申，期盼引起更多的回響。

大凡全球所發生的任何一個事件，它的主事者都是「人」，而「人」的思維習慣和文化傳統，是建立在時間與空間的兩個架構之上，由於長期時、空的不同，就會造成差異。人類原本無所謂「原生者」與「移民者」的差別，在某個全然屬於自己定點的時間或空間上，都曾是「原生者」，是時間的差距與空間（地域）的隔閡所造成的兩個文化與思維不同的族群，在彼此接觸（或交流）時，才會產生對待的關係。其間主動發起行動的一方，就是「移民者」，而被動接受的一方就是相應的「原生者」。以人體作比喻最為清楚；「白血球」在人體內是「原生者」，「細菌」在單獨自我存在時，也是「原生者」，當它要進入人體時，它成為了「移民者」。於是「白血球」和「細菌」展開了殊死戰，因為「白血球」和「細菌」是「漢賊不兩立」、「敵我不並存」的絕對對立關係，而人類的文化與思維的差異應該是沒有那麼絕對與尖銳化衝突的，它應該是「白血球」與「酵母菌」的關係，在人體內可以找到一個融合、互補與平衡點。

所以在國際化的思維上；語言或文化在某些族群，他們自己形成的時、空中，都是「原生者」，當兩者要接觸與交流時，就自然以主動與被動的不同而產生「原生者」或「移民者」的對待關係。當國際化的腳步平緩時，各族群間文化的衝擊就比較少，然而國際化的腳步，會隨著交通與資訊、通訊的越發達而越快速，國際化的進展是無法避免的，而文化的衝擊是應該可以找到平衡點的。如果用這種思維，處理國際間的現

象，很多文化衝突的問題就不該發生。以伊拉克與美國的衝突而言，原本兩者在不同的時空，發展不同的文化，應該都是「原生者」，但不知起於何時？雙方誰先主動？雙方的角色有了數度的易位，於是引發了美國雙子星大樓的爆炸和布希發動的伊拉克先制戰爭。

在資訊化的思維上；數位化產品的推陳出新，一日千里，速度太快，而人類多數有改變習慣從新學習上的惰性與畏懼，所以過去二十年才會產生的代溝，在數位化產品的催促下，可能代溝不到十年，就已經形成。當這兩個族群生活在自己習慣的時、空時，他們各自都是「原生者」，而要改變一方必須去接受另一種生活與思維模式時，「移民者」與「原生者」的對待關係就發生了。所以在數位學習上也是可以彌補鴻溝的加大。眾所週知，我們稱「新新人類」為「D世代」（digital generation），是因為他們習慣於對數位工具及語言的使用，所以我們亦稱之為「數位原生」，然而數位工具與語言的程式設計師，多數不是「數位原生代」，顯然在生活上習慣可以不同，但思維模式是絕對可以彌補鴻溝的。

在未來化的思維上；是人類生存環境的不同，造成的「未來願景（圖像）」的差異，而對未來的思維是會影響現在的，日前據新聞報導，日本產生了一個新的族群「尼特族」（NEET）「Not in Education, Employment, or Training」。他們不學習，不工作，不進修，收入來源仰賴父母，增加速度非常驚人，日本官方更認為，實際數據可能達到一百萬人，對「工作至上」、「勤勉第一」的日本傳統社會產生極大的衝擊。這就是不確定性未來對現在產生影響的明顯例子。

我想張創辦人所以要提出這個觀念，是希望同仁間能夠腦力激盪，因為我們都是從事教育工作者，我們都自以為肩負著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」的「神聖」任務，在某個時空，我們也都曾經是「原生者」，一如我們也都曾年輕過。但在時、空的轉變後，新一代的「原生者」已然誕生，而我們卻自信滿滿的要求他們如何如何做，強迫他們改變自己的思維以迎合我們的思維模式，就自然會產生隔閡。在「行政與教學革新研討會」之後，本校的老師和行政人員，如果能以切入新世代「原生者」的思維，輔導生活，設計課程，進而達成願景，是引導他們去創造未來，而不是強迫他們回到過去。

